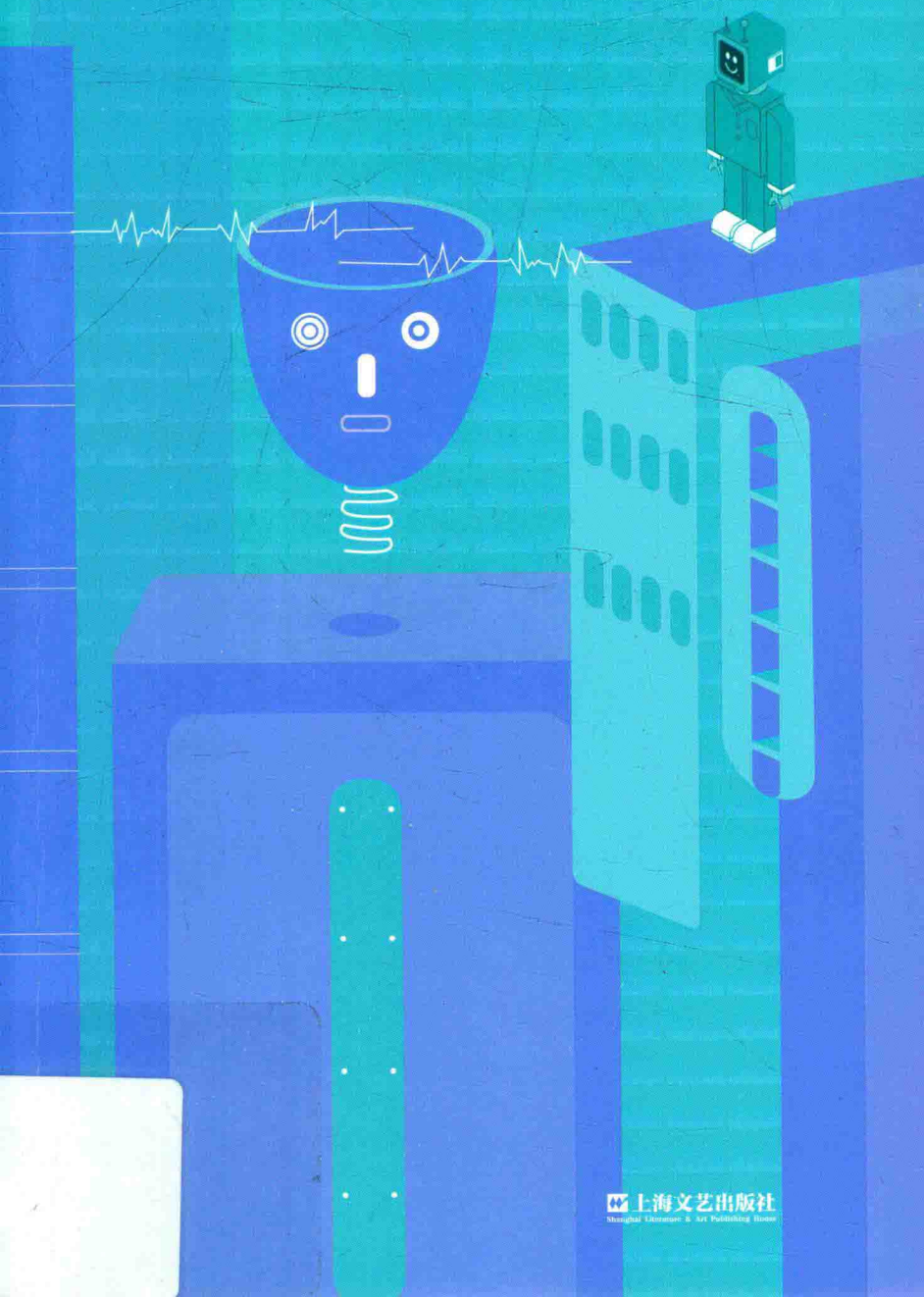


零杂志 编

# 未来故事贩卖机



# 未来故事贩卖机

零杂志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未来故事贩卖机/零杂志编. — 上海: 上海文艺

出版社, 2019

ISBN 978-7-5321-6941-2

I. ①未… II. ①零…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7905号

责任编辑: 崔 莉

装帧设计: 钟 颖

责任督印: 张 凯

书 名: 未来故事贩卖机

著 者: 零杂志 编

出 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 品: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0020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www.storychina.cn)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张7.5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1-6941-2/1 · 5542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 不准翻印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821)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

联系电话: 021-64338113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 021-65376981

零杂志，上海市作家协会旗下创意小说杂志，90后创意小说先锋。是为创意小说写作者量身定制的、最潮的主题文学图书。

总策划：零杂志

投稿邮箱：[chuangyixiaoshuo@126.com](mailto:chuangyixiaoshuo@126.com)

官网地址：[www.yunwenxue.com](http://www.yunwenxue.com)

青年写作孵化平台

关注：微信订阅号“零杂志”

关注：新浪微博 @ 零杂志





## 《那些忧伤的怪与兽》

零杂志&押沙龙 编



新文艺



故事会

发行人：陈 征

责任编辑：崔 莉

装帧设计：钟 颖

## 目 录

吴思和 寻找孤独神 /1

---

嵌套意志 /17

两个空间之间 /33

曹艾琳 故事贩卖机 /49

好人审判 /73

逃离 /89

虚拟朋友 /107

---

惊喜扭蛋机 / 125

李岳琰 脑梦想家 / 149

预支未来 / 167

---

孟嘉杰 边缘类 / 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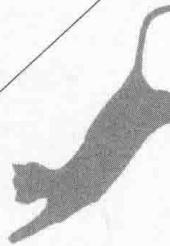
---

彭 康 黑名单 / 203

2的20次方 / 215

---

寻找孤独神







## 寻找孤独神

吴思和

孤独神失踪了，四月町陷入了大骚乱。

榎生是第一个发现这件事的，前一阵子她忙于调查学校的十大不可思议——思贤桥下的怪物有好一段时间没露面了，河面的雾气却更浓，于是传闻流传得飞快，学生纷纷猜测也许它真的死在河底鸟骨的残骸里了——如此折腾，上个月寄来的熬夜车票愣是攒了一张还没用。

整点的钟声远远地从教学楼传到学生公寓时，只剩下了几个支离破碎的音节，隐约能听出最后一声悠长的尾音。深夜十一点，气温零下两度，榎生哈了口白气，暖手效果不大。

那场诡异绮丽的夜间旅行将要开篇的时候，她正坐在宿舍楼门前湿漉漉的台阶上，等自己的夜宵外卖。而变故是在一瞬间发生的，叮咚啾啾，噼里啪啦，现在路上到处都横七竖八地倒着猝不及防昏睡过去的人了。

为什么在出门前不好好检查一下呢？横生托着脸，居高临下地看灌木林前一片狼藉，无动于衷地想。这样他们就会发现这个月的车票根本就没有寄来，而今天已经是十三月了。这么看来，艾譙（她的室友）就要比这些醉鬼一样的深夜赌徒来的聪明得多了——她从不熬夜，但热衷于玩“横生爱熬夜，横生不养生”这种无聊的谐音冷笑话——这是后话。

横生仰着头又等了一个钟头，她的外卖还是没有来。十二点的钟声又敲响——守钟人被孤独神眷顾，赠予永久的夜间通行证，因而钟声不停——常年居于学校十大不可思议之首。横生起身，这是个讯号，她想。

一定是孤独神失踪了。她如此断言。

## 二

河川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只知道怪物的确是在河水慢慢涌起，淌过漫长的岁

月，终于漫过河底鸟骨的残骸后才诞生的。艾谯对此不屑一顾，这是废话，她打断横生的滔滔不绝，因为怪物毫无疑问是水生动物。艾谯坐生物系的头把交椅，横生从此对这个话题缄口不提。但她没有告诉艾谯的是，她的确是看见过怪物跃出河面的——在某个深夜，她赤脚站在思贤桥的石栏上，然后低头，看见孤独神正轻抚怪物的脊背。

由此，横生断言孤独神温柔又寂寥。所以当熬夜车票某一天突然出现在四月町的时候，她信誓旦旦地说，孤独神一定是来过了。艾谯这回没有反驳她，这当然是孤独神干的好事了，她把自己的车票推给横生——她从不熬夜，四月町有哪个神明会像他这样任性又无聊。

可他现在不见了。横生小心翼翼地踩着地面上的空隙往前走，避免踩到昏睡的人。熬夜车票最先出现在四月町的时候，在超自然科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孤独神的存在也是在那时被证实的——过去上海白塔的学者们认为，人间的一切事务都是在天使长路西斯的管理之下的。一批又一批的学者曾经来到这里，想要弄明白为什么孤独神要同时给黑夜关上门又配上钥匙，至今未果。可事到如今，这个始作俑者又究竟抛下黑夜去哪里了？横生想不明白，一个失足踩在了倒在路口的班长脸上，后者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地发出一声惊呼。

或许他只是觉得即使已经有了车票，大家还老是不睡

觉，这太不健康了。槇生觉得这个理由合情合理——临近期末考，班长面如菜色，黑眼圈能和黑夜比肩。

但不管怎样，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孤独神问个明白。槇生跑上思贤桥，眺望桥下的河面。她在11点刚刚用掉最后一张车票，过了今晚，明天她也将要被黑夜拒绝，时间被留在深夜11点前。

千年猫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千年猫是不是真的活了几千年她不知道，等反应过来的时候，这名字已经叫得很顺口了。这家伙说的话总是真假参半，完美贯彻了人类心目中猫狡黠的人设。据它自己说它原来是给埃及法老王陪葬的猫，在盗墓者撬开金字塔的时候偷偷溜了出来，然后很随意地学会了人类的语言，再来就在四月町开了家酒馆——随它怎么讲吧。

“这条河的水位又下降了。”它舔舔爪子，“水越来越少了。”

“怎么会，现在可是雨季。”

“为什么呢，谁知道呢。”千年猫从石栏上轻巧地跃下，抬起右脚挠了挠耳朵，“也许河里流的根本就不是水，又也许是孤独神那家伙搞的鬼。”

河川里流的不是水，这太荒诞了。槇生想。这比会说话的猫更令人难以置信。

可猫的确会说话。她望向深夜的河川，月光拨开云层

倾泻下来，星星点点地洒落在雾气缭绕的河面上。石子坠入水中的时候，河面溅开的水花转瞬即逝。风过境的时候，河面也只是晕开轻柔的波纹。但某种强大的力量一直都在它们身后，横生想，它们终将在同一个地点再度相遇，汇聚成江，甚至海。

“这就是孤独神一直留在四月町的原因吗？”她问。

“如果水真的是生命之水，河川真的是生命之河的话。”千年猫说的话不明所以，“谁知道呢，稀奇古怪的东西在四月町可一点都不稀奇。”

也许它是在说流淌的水象征着生命的流动，因为人们不愿安眠，所以河流的水开始变少了。黑夜正在侵蚀生命，也许吧。她想。

“你越来越像个哲人了。”横生评价。

“这大概就是深夜的魔力吧。”千年猫哼了一声，看都不看她一眼，“走了。”

“去哪里？”横生三步并两步跟上前。

“去找孤独神，”千年猫头也不回，“夜里没人怎么行，他图清静，我的酒馆可还要做生意。”

“可……”

可夜间列车恐怕都已经停运了，横生把心里想的全写在了脸上。

“我知道一班永不停息的列车。”

千年猫眨眨眼，墨绿的猫眼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 三

“这和事先说好的可不一样。”

“我怎么会知道竟然还会有这种事。”

“稀奇古怪的东西在四月町可一点都不稀奇？”

“住嘴。”

千年猫一爪子拍在了横生脸上。

列车的确是永不停息的列车，车站却也是列车永不停留的车站，这是他们后来才知道的。

千年猫口中的永不停息的列车车站学校的北面，那是片曾经被过度开发如今早已变成荒原的土地。艾譙曾经数次去那里做过课题报告调查，阒然又荒凉的地方，她如此评价，却比夜晚更美丽。但横生从未听她说起过有这样一班不可思议的列车，而就她现在所看到的为证，艾譙没有发现这一处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太普通了，横生想，实在是太普通了——这仅仅，仅仅就只是一个站台而已。

她站在遮阳篷下，四处环顾，干净的亚麻油地板，被擦得发亮的等候椅，以及停在11点的时钟。停在11点？售票员就是在这时出现的，横生吓了一跳，应该说，她完全没有想到这里还会有人——而且还是没有睡着的人。这太失礼了，她想，我太傲慢了。

好在这时远处传来了机械高速运转、老式铁皮火车独

有的轰隆隆的声音，还有蒸汽尖锐的轰鸣声——及时打断了她的自我嫌恶，横生预感到列车即将驶入站台，她从等候椅上站起身，千年猫一个反身窝在她的头上。可列车却丝毫没有要减速的意思，它冲进站台，售票员举起旗子——绿铁皮火车车头上的每一处油污几乎都已经能用肉眼看清楚了——然后它飞驰而过，横生几乎能在那个瞬间看清楚售票员在火车一闪而过的残影后面无表情的脸。然后列车借着惯性腾空而起，驶向银河天际。

“银河铁道列车？”横生目瞪口呆。

“我可不是康贝瑞拉。”千年猫回答。

可我也许是乔万尼，只不过我追寻的不是幸福，而是熬夜的秘密。横生仰着头，看银河列车开的飞快，已经只能看见车尾绿色的残影了。又也许是深夜的秘密。她想。

但现在的重点不是这个，横生看了看怀表，指针指向凌晨一点半。

“为什么列车不停下来呢？”她问。

“因为太久没有人乘这班车了。”售票员回答，“列车已经忘记这个车站了。”

“那你怎么还等在这儿？”横生开始觉得这是个不可思议的车站了。

“总有一天会停下的。”售票员好像在看她，又好像只是望向她身后的虚空，但是他仍旧很大声地回答，“列车



总有一天会停下的。”

这太奇怪了，榎生想，这是唯心主义论，而且是毫无根据的自信。

“喂，榎生，你每个月的熬夜车票是几张？”千年猫突然插嘴。

“平时十五张，二月十三张。”她摸了摸鼻子，对问题背后的目的摸不着头脑。

“那你呢，这位小哥。”猫舔了舔爪子。

“我没有车票也能保持清醒，睡着太浪费了。”售票员整了整衣襟，站得笔直，“只要能醒着，就要一刻不停地工作！工作！”

“你不需要睡眠吗？”

“夜晚有那么长，不工作使我焦躁。”售票员抬了抬帽檐。

这我倒是有明白，榎生默默点头，想起自己的课题报告。然后她站起身，准备离开。孤独神一定是来过这里的，她想，售票员熬夜的信念一定是被孤独神认可了，所以才会被赠予永久的夜间通行证——他不需要睡眠。可这太奇怪了，榎生想，列车永远不会在这个车站停下，这是毫无意义的。

“正是如此。”千年猫凑在她耳边说，“孤独神是个任性又不知所谓的家伙。”

有时榎生真的怀疑千年猫能够读心，这种感觉可不